

窗口怪人
第8話
To Be or Not To Be, An English Major

1976年：樹仁書院成立

1998年：*Dawn Wong*教授成為英文系系主任

2006年：樹仁書院被認定為樹仁大學

2026年秋季：*Dawn Wong*教授退下系主任一職

2027年春季：*Roland Tales* 教授成為英文系系主任

2027年11月初，樹仁大學演講廳：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即使對於英文系學生，中文單字值得我們關注！” Dawn Wong 教授正在結束他的課堂。“它們是象形字，每個單詞，都是一幅圖畫！我尤其喜歡這句《閒看門中月，思耕心上田》，閒即隔著門看月。而思即耕種心上的田！多麼美妙！現在，已經是十一月了。所以，如果你想為你的論文找些點子，你可以找我，或者找我的 TA Eric。我會在辦公室等著。”

他說，“我們今天還有時間。但我已把一切說了。有沒有人問問題？Jonathan？”

我有很多問題，但我真的不知道該問什麼。所以我只是坐著不動。

“嗯，王教授，”坐在我旁邊的Alex舉起手，“您說所有的中文字都是有意義的，這也適用於英文嗎？還有……您的名字有含義嗎？”

王教授回答他，“我很高興你提到它。中文字具有獨特的含義，因為它們本來就是圖畫，是意象！英文，是字母，字母拼在一起，所以英文單詞中缺少圖像。現在我的名字。你知道我叫 Dawn Wong，或者有時叫 KY。其實我有一個中文名字，王建元。我父親給了我這個名字。他雄心勃勃。建，意為建造。而元，意為開始。我姓王，王者的王。我父親給我起名叫王建元，意思是建立一個王朝的開始。我的一個學生也聽說過我的名字，他建議取一個英文名。” [Eric: “Timothy?”] 不，Tommy。他取開元之意，並建議Dawn！事實上，我更喜歡我的中文名字。”

王教授繼續說，“我們還有時間。那麼，讓我們談談英文系是如何開始的，以結束我們的課堂。大學英文系是女權運動的產物。早在 16 世紀，英國的女性就抗議說沒有什麼可以讓女性學習。作為回應，大學參考了拉丁文研究而發展出語言學，參考古典研究而發展出文學研究，並提出了英文系。英文系可能是所有學科中最不像學科的！因為沒有一個被所有人同意的教程。沒有人能自信地繪製出它的範疇，”然後他轉向操作電腦的Eric，“這就是為什麼只有沒有大腦的人才會堅持將其簡化為語言學！和文學！”Eric聽到最後幾個上升的音調咯咯地笑了起來。

“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如果你有問題，就去我的辦公室。課堂結束。”

當我諮詢完論文後衝迴座位時，Alex坐着一動不動。他的眼睛閃爍著來自內部的光芒，很確定他已經裝了 The Internal Eyes、嵌入大腦照在視網膜內的全息屏幕。

“你記完了筆記？”我問他。

“寫中，寫完了。你呢？”

“在寫，”我攤開筆記，準備將它們輸入電腦，“王教授對生物符號學的重要性說了什麼？”

他說，“生物部分是生物行為樣式的生物科學[我：等等，等等，慢一點，慢一點。]適應他們的環境，符號學是人類符號語言系統，基本上是人文學。生物符號學是科學與文化相互交叉的典型例子。”

“呼！好長啊，”我驚呼道。

“如果你能在幾毫秒內記錄人們的講話並把它們變成文字，那就容易多了，”他說。

“我很嫉妒。”我忘了他已經植入了電子大腦。

“那申請 BABI 吧，”Alex 建議道。

“不，寧願用手記下來，這樣我記得更好，”我專注於我的電腦。

幾秒鐘後，Alex 突然笑了起來，戳了戳我的肩膀。

“不，不是現在！”我說。

“來吧，我發現了一些有趣的東西！”他興奮地說。

“我不知會死嗎？”

“看過《明報》的新聞頭條嗎？”他問。

“這麼短的時間，你有時間搜索新聞嗎？”

“嘿，我有超級大腦，”他說。

“什麼消息，”我嘆了口氣，轉向 Alex，不理會我的電腦。

“新舊樹仁大學英文系系主任怒信炮轟。憤怒的信！哈哈哈哈哈。
信也能生氣？”他笑了。

“很高興看到你對真正的人類語言感到好笑。但‘憤怒’形容系主任的，
而不是形容信，”我說。

“是的，事實上，為了標題的語法正確，應該改寫為‘憤怒的新舊樹仁
大學英文系系主任發信互轟’，”Bobby (窗口怪人／外星人)突然發聲。

“來吧，你對人類語言的創造性了解多少！”Alex開玩笑地說。

“別管窗口怪人，他永遠不會懂人類語言，”我取笑Bobby。

“虧你們是主修英文的，”Bobby咕噥道。

“Cut us some slacks。只要我們能傳達我們的信息，我們有多準確並不重要，”我想緩解緊張局勢

“Cut點什麼？”Alex和Bobby同時說話。

“喔天啊。嗯……我們人類的方式說不要那麼認真。”

“你是英文系的，小心你的英文，”Bobby用警告的語氣表示，然後轉向他的書桌。

“你要報上消息嗎，Alex？”

“新舊系主任，那一定是指王和Tales，”他的眼睛一閃，“是的。要我發給你嗎？”

“只給我閱讀要點，”我說。

“10月30日，Roland Tales教授向前系主任Dawn Wong教授發出公開警告信……必須使用標準英語’……oh，Tales指出Wong‘反復對我大喊大叫’，大叫‘你什麼都不知道！’……Oh，據報導，這封信是回應‘你的無恥

和不專業的行為’.....OOh, 指責該英文系是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者, 因為不接受一名白皮膚男性擔任部門負責人..... OOOH Tales 下令 王 ‘特此免除任何職責’。哇, 這麼震撼的消息。”

“你的評論?”

“真是不成熟的卑鄙行為,” 他說。

“誰的?”

“Tales。好吧, 儘管從小就以數據為食, 但作為人工智能的我並不能完全相信信息。王教授至少教了我們三年, 我並不完全相信Tales。至少英文系的學生不會被說服,” 他說。

“我同意。”

“是的,” 他說。

然後我們都保持沉默, 直到Alex注意到,

“對了, 氧氣含量低嗎?”

“對。我不在這種環境中工作。Bobby應該打開一些窗戶。”

我們轉向Bobby, 他察覺到這一點。“絕不。”

“沒關係, 我要去見教授了。再見Alex。再見, 窗口怪人。”

我再次走下灰暗的樓梯, 來到 LG5 的教師辦公室, 敲了敲門。

“你好, Resnick教授。”

“哦, 嗨Jonathan。請坐。”

“教授, 請問.....”

“你的初稿看起來很棒。我特別喜歡你在角色的態度上比較 *Convergence* 和 *Invergence* 這兩部電影。”

“所以，我可以……”

“只有一件事，你好像對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說的不多。”

“教授，這正是我在這裡的原因。有什麼書推薦嗎？”

“你可以去看看 Vernor Vinge 寫於 1993 年的《技術奇點》，或者 Ray Kurzweil 的《The Singularity is Near》。它是……”他在書架上翻找著一本 500 頁的書，放在桌上，“這麼厚的。”然後他帶著惡作劇般的微笑看著我。

“這個，”我摸了摸書，把它推了過去，“不是書，是枕頭！”

“是的，我知道！讀完後要還的，”Resnick 教授笑著說。

就在這時，他的辦公室電話響了，他接了起來。“你好？行，可以。是的。是的。謝謝 Yeman，”他掛了。

“快，跟我談學術事情！”他催我。

“不是在談嗎？”

“當然，只是……”

有人敲門並打開。是 Tales 教授。

“Resnick 先生，”他探入房間，看到我拿著一本非常厚的書，意味著 Resnick 在工作，他露出滿意的笑容，“把門開著吧。”然後他走開，可能是去下一個房間。

Resnick 示意我不要說話，然後悄悄走到門口，默默地關上了門。

“怎……怎麼回事？”我問。

“哦，沒什麼，就是普通的。巡視辦公室只是 Tales 做的第二糟糕的事情，”他說。

“有第一件事嗎？”

“取消文化研究和翻譯學，以及所有相關課程。”

“他能做到嗎？”

“他現在是系主任。從技術上講，他可以做到這一點。”

“但那是……”

“荒謬的，對。”

“沒有老師反對他？”

“我正在寫一封信來表達我的意見。也應該寫一個英文系倒閉的故事。其他人，我不知道，他們可能需要他們的工作。我不在乎我在這裡的工作。我仍然可以成為一名作家謀生。其他講師可能不這麼認為。”

“那我……”

“你有一本書要讀完。Jon，首先專注於你的學習。也許有一天，你可能會回來教科幻小說。再見Jonathan。”

我起來，微微鞠了一躬，離開了房間，一路上回宿舍沒有看到Tales。

很快我又在他的課上見到了他。

“好吧，我們剛剛談了言語行為Speech Act。在我們進入下一部分之前，你們有什麼問題嗎？” Tales 教授正在總結他的課室。

“嗯……是的，”我問，“您談到了 Searle 的分類和 Literal Force Hypothesis。既然概念大同小異，那我們在做分析或考試時該參考哪一個呢？”

“嗯……看了試題就知道是哪一題了，”他答。

“所以，到時候我會很清楚嗎？”

“是的。”

“現在，”他看了看手錶，“時間不多了，我們來試試課堂活動的前兩個問題。第一個，陪審團回答“有罪，法官大人，我們認定這個人有罪。”。這是什麼言語行為？讓我們挑選吧，Elison？”

“他們說這個人是有罪的， 嗯[她搜索她的筆記]這個詞改變了世界，所以它是聲明。”

“哦，所以我們現在使用的是 Searle 的術語，”我劃掉了我的答案。

“是的，Elison，這是一種聲明，是語言改變了世界。所以聲明。”

“嗯，”我說，“我確實認為它也可以指導法官作出判決或將那個人送進監獄。所以，我認為它可以是指令性的。”

“是的，這也可以是一個答案。你試試下一個怎麼樣，Miko。這是 BGT 評判 Simon Cowell 的評論。”

“讓我們看看，它寫著‘哦哦，這太糟糕了……不好不好。無意冒犯，但你最好退出……’我認為它是表達 expressive，因為它是非常強烈的語言和情感。”

“對對對，沒錯。”

“我認為這也可以是指令，告訴她離開比賽。”我補充。

“是的，也是如此，” Tales 回答說，“所以，這節課就到這裡了。剩下的我們下次再處理。”

我在 Tales 教授收拾東西時走近他。“嗯……Tales教授，Can I ask……”

“是 May。”

“當然。May教授，Can I……”

“對不起，Jon，但我今天很趕時間。你可以給我發電子郵件，”他走了。

傍晚時分我在港口附近，打算在 Meander 婉婷來接我之前散散步。當我在海傍漫步時，我看到了他，一個白人老人站在空間中央，在周圍環境和他的Nokia手機（是的，2027 年的 Nokia手機）之間混亂地轉移視線。他樣子看起來很熟悉。

“哦，嗨，Tales教授，真巧，您在這裡做什麼？”

“你是？”

“Jon……”

“John誰？”

“……Nathan。”

“John Nathan？”

“Jonathan Wills，幾個小時前我們剛剛上了語用課。”

“哦，是的，Jon。你在這裡做什麼？”

“您又在這裡做什麼。”

“我被邀請了。對了，你知道這個地址嗎？”他展示了他的手機。

“嗯……這個地址……”

“Roland Tales教授？”Meander 快步走到我們面前，“哦，你們見過面了。”

“李小姐，很高興見到你。你是來給我指路對吧？”

“當然，先生。來吧，節目要開始了，”她低聲對我說，“你們算好一起出現嗎？”

“這都是巧合，”我低聲回應著。

隨著前一個的節目完結，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監製倒數五...四...三...二...一.....，節目開始...

“晚上好，女士們，先生們，歡迎收聽‘人民’，您聲音和知情權的守護神。我是你的主持人Meander Lee。近日，樹仁大學英文系上一任系主任與現系主任相有衝突。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請來 Roland George Peterson Tales 教授。教授您好。”

“李小姐你好。”

“所以Tales教授，在那封公開的警告信中，您對Wong似乎有很大的不滿，您聲稱他沒有使用標準的英語，對您大喊大叫，是種族主義者等等。那麼，您和王教授之間發生了什麼？我們可以了解您這邊的……tales嗎？”[“好棒棒的雙關語”我向婉婷打手勢。]

“嗯，Meander，事情是這樣的。儘管公開批評他，但我和Dawn只是同事。由於我是新來的，有很多東西我要學習。但是，作為一個學者和教授，我無法忍受他對語言的使用。他的語法完全不準確，作為一名專業學者，他應該堅持標準。”

“對。我明白您在這裡的意思。在語法問題上，您提到他在語法結構上錯誤的。能具體說一下是怎麼回事嗎？”

“是‘他在語法結構一直錯了’，Meander。但這沒關係。重要的是，他是英文系的系主任。作為一個語言系的負責人，必須掌握語言。那些英語說得不好的人是沒有資格的。他甚至一開始就不應該教書。由於他對語言的濫用以及對我這個白人的敵對態度，他將被辭去所有職務。他甚至說我什麼都不知道！他是一個前系主任，他怎麼會是這樣？對吧？”

“嗯，我想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但是他的語法到底有什麼問題呢？有具體的例子嗎？”

“有太多我無法確定。只是，Meander，他做不了學者，更談不上教授。”

“哇，好吧。只是給我們的聽眾的一個提醒，我們希望聽到您的聲音和詢問。隨時通過我們的 CloudSound The People 2027 單詞全小寫向我們發送問題和意見。回到我們的話題。嗯.....[她看了看稿，Tales 看了看他的手錶。] 讓我們繼續討論另一個話題。眾所周知，Wong 還評論了您將英語系改革為只學習語言學和文學的計劃。Tales 教授，您能告訴我們更多關於改革的事情嗎？”

“Wong 在對大學階段英語一無所知。作為大學，我們將教授英語，並為我們的下一代提高英語水平。正如你所提到的，專注於文學和語言學是我們的方法，因為它們對於英文系的學生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要指出，這些改革只是在概念階段。在做出任何決定之前，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現在給出結論性的回應還為時過早。我只會說一切都在進行中。”

“嗯，是。但如果要提高英文水平是目標，為什麼學校不能通過英文必修課做到這一點？不必多花資源啊！” Meander 問。

Tales教授看了看錶，工作室一片沉默和尷尬。

“哦，我們有第一個問題。Sun Catherine問‘改革除了提高英語水平還有什麼好處？’這也是我想問的。”

“好問題。我們不僅在提高英語水平，我們也在回應社會的需求。看，我們學校的報告顯示，我們百分之三十的畢業生會繼續進修成為教師。教授語言學幫助他們學習和教授英語。文學教學使學生能夠在未來教授英語。此外，眾所周知，本地有大量教師移民，因此需要大學來培訓教師。”

“對。這是來自 Tommy Chan 67，問‘你是助理法律和商業副教授，是什麼讓你能成為英文系系主任？’ 嗯……教授？”

“啊，我的資格。在樹仁大學任教之前，我是香港公開大學的副教授。我也是樹仁大學法律與商業系的兼職講師。我要明確地說，我擔任英文系系主任已經走過了足夠的程序，我的能力得到了充分證明。作為一名法律和商業講師意味著我已經掌握了商業世界的寫作，以及修改我學生的寫作。我完全有能力擔任系主任。”

“行，可以。下一個問題來自 Lun Face 007，他說‘親愛的 Tales 教授，我是你的粉絲之一。我可以知道你有沒有我可以看的最新的論文？’”

“我之前在 2008 年寫的論文‘Teaching English to Adult Learners’可以在各個圖書館看到。很高興知道有人欽佩我。”

“好吧，Tales 教授，我想是時候結束我們的節目了。感謝您參與。Dawn Wong 教授將是我們的下一位嘉賓。Tales 教授要不要留一句話？”

“不，我相信我已經把一切都告訴了他。”

“好吧。謝謝您參與，Tales 教授。並感謝觀眾收聽。我們是‘人民’。我是您的主持人 Meander Lee，下次見。”

器材一關，我就走近他們，但 Tales 一言不發地立即走開了。

回到宿舍時已是午夜。我們倆並肩躺在床上。Meander 戳了戳我，低聲說，

“Jon，Jon，你真的相信 Tales 嗎？我的意思是，他只是在談論一般的事情。他甚至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好像不太對。”

“Meander，”我悶悶地咕噥著，“明天我有期中考。我真的需要睡覺了。”

“我想說的是，我上過王教授的課，儘管他的演講很難聽明，但他的眼中充滿了熱誠。我看不到 Tales 眼中的熱誠。他和我採訪過的所有壞政客都有一樣的氣場。”

我很確定她說了更多，但我睡著了，聽不到剩下的。

第二天王教授的課後，Alex氣喘呼呼地回到宿舍，操作著他的全息電話。

“嘿，你聽說了嗎？”他衝進來說。

“什麼？”我放下我的筆記。

他說，“我們的助教 Eric 正在向 Tales 教授發起簽名，指責他將課程縮減為只剩文學和語言學，弄亂了 Moodle 並竊取了校友的PPT。”

“搞砸Moodle？”我問。

“還記得我們上個學期的重考嗎？”

“別提了，傷心。好的，提一下。”我沮喪地表示。

“他過早地洩露了答案，迫使每個人不管他們的初步結果如何都重新考試。”

“他做的？”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他在語用學課上的PPT是從畢業的學生那裡偷來的。”

“他什麼？”

“我剛剛與Eric談了，我引用了他的話。你有否留意到他的講座中有很多 memes 和 BGM？這是一位校友的獨特風格。他實際上對語用學一無所知。”

“真的？我認為他教得很好，所有的課堂活動和問答。”

“嗯，我看過課程錄影，注意到他無法解釋PPT之外的內容嗎？他教得好不是因為他教得好，而是因為你不斷地回應他。”

“那麼，你加入Eric的簽名信了嗎？”我問Alex。

“不，那是給校友的。但Eric說以後會有學生版。”

“哦，對了，到時候讓我會幫忙簽。”

“哦，Jon，說到幫忙，我可以要你的學生證和簽名嗎？”Alex問。

“你在做什麼，”我把學生證遞給他。

“我正在競選英文系學生代表。我需要20個同學來提名我，如果我獲得足夠的提名，就可以在系中進行選舉。”

“而你的對手是，”Bobby從座位上站起來，“Bobby Tataraka。”

“你是英文系的？”我們倆都驚訝地叫起來。

“你們不發現Zoom總是有位參與者嗎？”

“你的競選口號會包括，打開窗戶嗎？”Alex問，我們都笑了。

“非常有趣。爭取你的提名吧 McSheen，看看最後誰贏，”Bobby帶著威脅的語氣，轉身回到他的收音機。

“你現在可以進行提名程序嗎？”我轉向Alex。

“為什麼？”

“Meander今晚要主持一個節目，我需要到場。”

“當然，伙計。你不介意我拿這個去掃描嗎？”我點點頭，他拿著我的學生證消失在門口。“我稍後會給你一個表格。再見。”

距離‘人民’開播還有30分鐘。就在我準備離開宿舍的時候，Meander出現在我門口。

“等等，你今晚不是主持王教授的訪談嗎？”

“我也是這麼想的。”她把外套掛在門邊，衝到我的座位上。“他們臨時選擇了Martin。張監製說如果我採訪王教授會有利益衝突。”

“嗯，這太荒謬了，”

“當然是的。我曾經在 Tales 的英語寫作課上被他教過，A 了，我採訪他就不是利益衝突！”

“我知道。你不相信Martin，對吧？”

“我相信他。我只是不喜歡他們換主持人。我是當之無愧的主持人。”

“嗯，你可以和我一起聽廣播。”

“這就是我在這裡的原因。”她坐在Alex的座位上。“男孩們到底在哪裡？”

“不在這裡。也許是去了拉票。”

“晚上去？”

我解釋道，“有些學生團體晚上有聚會。他們可能希望從那裡獲得提名票。”

我們將 Bobby 的收音機切換到特定頻道，並聆聽上一個節目播放的輕柔音樂。

“晚上好，女士們，先生們，歡迎收聽‘人民’，您聲音和知情權的守護神。我是您的主持人 Martin Tai。最近，樹仁英文系發生了衝突。昨天，Roland Tales 教授和我們一起討論了他最近與 Dawn Wong 教授的互動。今天，我們很高興有王教授與我們分享他一方的故事。歡迎王教授。”

“Martin 你好。觀眾們好。”

“所以，王教授，讓我們切入正題。Tales 教授在他的公開警告信中一直在批評你。據我們所知，您是這封臭名昭著的信件的收件人。對於這件事或Tales，您有什麼想說的？”

“我知道這對公眾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混亂。但是，真正了解英文系，和整體大學教育的人會知道，Tales，只是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我會盡量軟化我的話。對我來說，Tales是教條主義的！他是一個喜歡，按自己的方式做事的人！並且強迫人們這樣做！你應該意識到我公開說話，幾隻字幾隻字的，語氣在句尾都在上升！對我來說，這是我說話的方式！但他會認為是錯誤的！這可以是多麼糟糕。”

“所以您是說我們只知道整個故事的一部分？[Wong：對。]這就是您來這裡的原因，給我們更多的細節。所以，Tales 在他的信中說您沒有使用正確的語法。您知他指的是哪件事嗎？”

“這只是他對標準化英語，的痴迷！他可能在談論，我上學期生態課的考試題。在我的考試問題中，我要求學生‘評論以下陳述’。他堅持應該是“回答以下問題”，因為這應該是一個問題！事實上，在學術世界中，我們不該回答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而是探索不同的想法！他針對的另一個例子可能是題目‘在短篇小說《荒野的工具》中評論猴子及她行為，涉及人類、技術和大自然之間的關係。’Tales聲稱猴子是動物，所以代詞應該是‘牠’。大自然也應該是只是自然。這是他證明自己一無所知的地方，因為在生態學研究中，動物和植物並非被動的！他們有 sub-jec-ti-vi-ty！他們不是死物，而是像你我一樣的生命！”

[Meander: 該死的我理解得很好。Jonathan: 是的，我教得你很好。]

“哇，我真的應該上一上您的一些課堂來理解你所說的。您提到標準化英語，這是 Tales 指出的事項之一。作為香港樹仁大學的系主任，您對標準英語有什麼看法？”

“你可以閱讀我上周剛發表的文章‘An Academic and Theoretical Rebuttal of Standard English’。沒有所謂的標準化語法。語言，我們說話的方式-form，只是我們生活經驗-event，的明確形式！沒有永恒不變的樣式！都是被世界制度化和塑造的。簡而言之，您將 s 或 es 添加到第三人稱，因為你的語法書告訴你要這樣做。事實上，標準化取決於我們自己的社會和時代。我會舉例一下。Martin，你讀過莎士比亞或King James的聖經嗎？”

“我……呃……讀的不多。但是我同事的朋友是主修英文的，所以我讀了一下……”

“很難理解吧？但那是當時所謂的，標準英語～如果 Tales 重視語法，那我們就不學莎士比亞了！看，什麼是正確的可以隨著時間而改變！都是形式和事件的集合！Form and event！語言是形式，Form！人的經驗是事件，Event！We are rooted, but we flow！我們紮根，但我們在行動！”

“我……當然想了解更多，但時間有限。所以讓我們繼續。但在我們這樣做之前，只是提醒我們的觀眾。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意見，請通過我們的 CloudSound The People 2027 向我們發送消息，單詞全部小寫。回到我們的話題。Tales 還認為您討厭白人。您願意對此發表評論嗎？”

“所有生命都應受到，平等對待和尊重。然而，世界並不總是這樣！在我們的世界中，總是有等級制度，白人被視為優越。看，同樣的能力，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申請教授，得到職位的總是男人！至於我，其實對白人男性有沒有意見，你需要很了解我。我出生在被殖民的香港，見證了白人的統治。我父親去世後，照顧我的教父是個白人。在我的婚禮上，我跪在他面前，稱他為父親。如果我的生活是一個故事，那麼這就是高潮。我不是種族主義者，或性別歧視者。”

Martin叫嚷說：“我確實需要時間來處理。現在讓我們把時間交給觀眾。首先是來自 Natasha 5509 的提問‘為什麼我們作為英文系也要讀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教授？”

“樹仁大學英文系有文學、語言學、翻譯、文化研究四個範疇。英文系是女權運動，推動大學課程讓女性學習的產物！他們從古典研究中汲取思想，因此汲取靈感產生文學研究！他們還參考了拉丁語，因此也造就了語言學！但是，對於在英文系學習什麼，從來沒有達成一致的共識。至於翻譯，我們生活在雙語城市香港。我們最好在中英文之間翻譯，來體驗英語！至於文化研究，它不僅僅是文學。我們分析包括書籍和電影在內的文本，以探索性別、種族、階級和非人類的意識形態！因而了解我們的世界。英文無論是作為一種語言還是一種文化，都最好在這四個範疇體驗。Tales 正在將他們縮小為僅語言學和文學，這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

“我們還有George Wong的另一個問題。“學習批判性知識會不會太離地？”我認為他的意思是英語係有4個範疇是不切實際的。教授，會不會太高端了？”

“哲學和心理學也是如此啊！這些主題並不離地，而是非常真實。傳授知識是一回事。然而，大學教育還有另一個目標，那就是回應世界！我們的世界充滿了真正的問題。性別的污名化、對女性的壓制、對 LGBTQ 的恐懼、種族歧視、因病毒而毆打亞洲人、看不起黑人、過度使用自然資源，太多了。我們研究翻譯，以體驗語言的力量，並了解源文本和譯本之間，的差異所傳達的問題！我們學習文化是為了了解女性、少數民族、動物和植物。他們是我們社會中的被剝削的，是弱勢的～我們必須研究他們，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最後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不同。最後，我們關心學生的全人發展，必須確保他們不僅有知識，還要以我們自己的方式，對社會做出貢獻。在此方面，英文系，非常貼地。”

“這非常鼓舞人心。接下來來自 Erikkkkk, ‘這 4 個範疇如何幫助學生提高英語水平？’”

“在英文系，我們不學習英語及其語法，但我們用英語學習一切！看，Tales 說我們要提高英文水平，就需要語言學和文學。我同意。但是，如果我們需要在英語方面表現出色，我們需要在討論真實情況時體驗它！Tales 不同意。這也許是我們矛盾的根源，也是引來英文系改革變壞的根源。”

“哇。現在我很感興趣。我可能需要了解如何申請報讀英文系。好吧，教授，這是一個很好的談話，但節目結束了。感謝您參與。”

“的確是很好的對話，Martin。”

“這就是今天的‘人民’。感謝您收聽。我是您的主持人 Martin Tai, 有緣再會。”

“不錯，Martin，不錯，” Meander論道，“但他們應該派我做主持，這樣可以進行更好的對話。”

“是的，你是最棒的，”我回答，很確定這是正確的回應。

“確實！” Alex站在了門口。

“出事了，Jon，” Alex說。

“我要走了。無論如何都得吃晚飯，” Meander起身。

“沒關係，Meander，它也與你有關，” Alex說。

“什麼消息？，”我問。

“SLEQ。看，” Alex展示了他的手機，“這是一封發送給整個英文系的電子郵件。‘親愛的 242064，我們注意到您對 Eng 340 Interpretation 課程的評論包含不恰當的字句，包括一些不恰當的髒話。建議你小心你的表達。我們不想再收到這樣的評論。您真誠的，R. Tales 教授。’這他喵的是什麼。”

“我以為 SLEQ 是高度機密的，”我說。

“看來不再是了，”對隱私非常敏感的 Meander 驚呼道。

“SLEQ 應該是對課程的匿名評論。現在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在發表意見時如何相信學校？” Alex咆哮。

“這個消息有多新鮮？” Meander問道。

“就在一個小時前。很確定學校會盡快隱藏它，” Alex回答道。

“他們不能那樣做。我不容許，” Meander 宣稱。我在心裡想，“我們又來了。” 婉婷是那些不會讓世界的不公平和邪惡被遺忘的女人。

“順便一問，你去哪兒了，”我問Alex。

“拉票，得到的比我需要的多。我拜訪了英文學會 Chacarron，發表了演講，他們支持我。”

“你說了什麼？” Meander很好奇。

“嗯，只是幾個像 Tales 這樣的系主任有多糟糕的怨言，”他回答道。

“太好了。我想有一天我會採訪香港樹仁大學英文系學生代表 Alex McSheen 先生的，” Meander 說道。

“現在，我真的該去吃晚飯了，”她抓起外套，“你要來嗎？”她對我說話。

“我來了。”

“喔，Jon，別擔心Meander，我只會借他一會兒。我該如何準備辯論？我很少公開發言。”

“別擔心，”我回答說，“如果你能讓Chacarron站在你這邊，我認為沒有問題。我會說的是，看看以前真正好的系主任的演講，你可能會有一些啟發。我相信你。記住，你有超強大腦，”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你會比窗口怪人做得更好。”

兩天過去了，現在是星期五晚上。像往常一樣，我會見了 Meander、Zedekiah 和 Athena，並拜訪了我們其中一個家庭用膳。

“Zed，你考慮好了嗎？”我在他家門口問Zedekiah。

“你是什麼意思？”

“Rona中彈了，你爸爸一定很生氣，你媽媽一定很傷心，現在不是有客人拜訪的好時機，”我提醒他。（注：Zedekiah的姐姐在前一章的示威中被實彈射中）

“那是幾週前的事，”Zedekiah的女朋友Athena提醒道，“此外，一次熱情的拜訪可能對他們有好處。Zed，我幫你按響門鐘。”

開門的是Rona。

“嘿Rona！”Athena向她打招呼。

“哦，嗨，Athena。”

她們互相擁抱。

“哎喲，看傷口。”

“對不起。”

“我們給你買了一些雞做雞湯，”Athena指著Zedekiah手裡的膠袋子，“可能會幫助你恢復健康。”

“哦，你有點晚了。媽媽做晚飯了。”Rona轉身看向廚房。“不過這會很好用，”她抓起膠袋。

“嘿嘿嘿，姐姐，讓我拿吧，”Zedekiah走進去。

“怎麼擠在我家門口，快進來！”Rona對我們說。

入面是一個典型的家庭場景，父親在看電視，母親在廚房，兩姐弟在擺桌子。

晚餐很安靜，出於某種原因，這對陳家來說很正常。我知道，Rona和Zedekiah經常參加示威活動。每當遇到他們外出示威，他們的父親就會很生氣，而他們的母親都會很擔心。在餐桌上說話肯定會引起爭論。

“所以，” Zedekiah受不了沉默，低聲對我說，“你的室友要競選樹仁大學學生代表？”

“你怎麼知道的？”我不記得有告訴他。

“他們都來找我，要我在他們的提名表格上簽名。”

“啊，樹仁大學，這年頭因為英文系系主任而出名了。” Ben叔口齒清晰地說。

“你怎麼知道的？” Zedekiah、Meander、Athena 和我同時說話。

“孩子們，我不是原始人。我讀過報紙，聽過‘人民’。我知道一點。”

“我以為你不喜歡這個節目，” Meander低聲說。

“我可以為我兒子的朋友破例，”他拿起一塊西蘭花。

“但事情的真相是如何？” Mary阿姨加入了談話，“關於課程改革，新舊系主任之間的緊張關係，所有這些？”

“哦，阿姨，我是主持人，你可以信任我，” Meander說，“我信任王教授勝過Tales教授。”

“而且 Tales 肯定會削弱這個學系。”我抓起一個雞槌。

“等等，Tales？那個只是另一個系的兼職講師，一旦成為系主任就決定改變的Tales？他講道理嗎？” Rona一口食物咕嚕著。

“姐姐，求你了……” Zedekiah 懇求他的姐姐，知道她可能會觸發一場爭論。

“嗯，我只知道，他不像他看起來那麼有資格，而且能夠做出巨大的改變，破壞學系，我會說整個事情就像一個獨裁者。” Meander說。

“的確！” Rona繼續說，“那是暴君的行為，不合理地坐上帝位，宣傳大多數人反對的東西。他是一個獨裁者。他必須被推翻，否則許多人會受苦！”

“傲鳳！”

“媽，我不是說極端的方法。我的意思是各種和平的方式。”

“你？和平方式？”她父親對此表示懷疑。

“爸，暴力是最後的方法。他是一位學者，我們當然可以從辯論開始，或者任何不傷害他人的事情，” Rona建議道。

“像一些畢業生發起的簽名？我已經簽了，”我提到。

“對，就是這樣！如果政策會讓一所學校不配上一所學校，讓知識蓬勃發展，那麼就需要有人阻止它，” Rona已經很興奮了。

“但如果這給你帶來麻煩怎麼辦？” Mary阿姨擔心地說：“你可能沒有受傷。但是你們這些男孩要畢業了。反對系主任會失去你的學位甚至更糟。想想後果。”

“媽，” Zedekiah說，“我不介意。我決定修英文是因為我相信學習人類和他們的故事會很有趣。如果我們的系主任只是將其貶低為無聊的課程，那麼學位就沒有價值了。我們應該為此做點什麼。”

“你知道嗎，這一次我同意我的孩子們的看法” Ben 叔叔說，“政府或決策者要好，才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如果有問題，那就必須要改正。我介意的只是暴力的部分，這樣做會傷害別人。Athena你覺得怎麼樣？”

“叔叔我一向先聽了後說。我對政治了解不多。但如果只是評論一間學校，一個負責任的教育系統會隨著時間而變化。如果這對學校有好處，那麼某些行動是相當可觀的。”

星期一在王教授上課前，我陪碰巧遇到的Eric去教室。

“你知道嗎，” Eric 說，“Dawn 總是說樹仁大學擁有全港最好的英文系，是因為有他和他對跨學科研究的關注。”

“是的，我認為他過分誇大了，”我說。

“他不是。回顧歷史。這間學校在王教授成為系主任幾年後被公認為大學。這不是巧合，這是歷史證明的成就。”

“是的。等等，他們是孫教授和Tales教授嗎？”

“在等待去Pacific Coffee的電梯嗎？是的。在這所學校很常見。他們總是一起吃飯。”

“等等，如果總能看到打算剝削英語系的系主任和學校總決策者在一起，那是不是意味著……”

“Jonathan，快行，我要設置教室。”

下課回到宿舍時，已經是中午了。Alex一直在用 Zoom 上那一課。他正在為辯論做準備。

“嗯……說真的？白襯衫紅領帶黑夾克。你從哪兒弄來的這套西裝？美國前前任總統？”我喊道。

“請別打擾我。”

“好了，”我脫去他的外套，解開領帶，“你只是在投票作學生代表，而不是總統，”然後遞給他一條黑色領帶，“這樣就行了。Bobby到底在哪裡？”

“也許是在借一套西裝。”

“他有時間嗎？一小時後就開始了。”

“天知道。來吧，我們最好早點到達那裡。”

演講廳裡擠滿了師生，都在等待辯論開始。排在右方最前面的是王教授、Resnick教授、Amanda Chan博士、Jose Lam 博士，以及幾位知名博士和助教。學術副校長孫教授、Tales教授和George Wong博士坐在左邊。(Which side do they sit on is a detail added during translation. It is also symbolic, Professor Wong, Resnick, Amanda and Jose are those who are actually right. And Professor Tales' gang are what's left in SYU now.) 現在缺少的是敵對候選人，令主持人Eddie Poon博士緊張地在舞台上走圈。就在快要開始之前，Bobby打開左前方的門進入。他穿著西裝，繫著紅色領帶和黑色外套。他把頭髮往上梳。除了他的頭髮不是金色的，他讓我想起了一個人。他站在為他安排的演講台左側站咪旁，辯論開始了。

“好的女士們先生們，老師和學生們。歡迎參加 2027學生代表競選辯論。在我的右邊，我們有一號候選人 Alex McSheen。在我的左邊，我們有二號候選人 Bobby Tataraka。第一輪辯論，候選人將有最多兩分鐘時間回答主持人的問題。在第二輪中，我們將讓候選人自由地互相問答。現在，首

先，每位候選人都有一分鐘時間展述他的競選口號。二號候選人 Tataraka，你是第一個。”

“謝謝博士。我的口號是“Make English Department Great Again”。這是英文系。我們正在學習英語。我們將學習英語。我們需要那些熱衷於英語並致力推動正確語法的人。我，是能夠讓我們學系再次偉大的人。”人群鼓掌。

“McSheen先生，輪到你了。”

“謝謝潘博士。孫教授，王教授，Tales教授，親愛的老師們，同學們。我是 Alex McSheen，我的口號是“你的聲音就是我的聲音”。作為學生代表，我堅信自己有責任充當教學團隊和同學之間的橋樑。確保我朋友的想法上達教學及決策團隊，反之亦然。我們一起討論並做出貢獻，使我們的學系成為教育和合作的良好場所。謝謝。”人群鼓掌。

“下一條問題，”潘博士在他的提示卡中搜索，“你覺得英國文學和語言系怎麼樣？Tataraka先生。”

“正如我所說，我們是英文系。英語是我們的中心。英語是世界各地使用的國際語言。正確使用這種語言是最重要的。我們作為英文系的學生應該在閱讀、口語和寫作方面表現出色。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語言學來幫助口語和寫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文學來幫助閱讀。”孫教授和Tales教授鼓掌。

“McSheen先生。”

“是的，是的，英文很重要。但我們學系可以做的遠不止這些。第一個英文系在 1828 年由倫敦大學的Reverend Thomas Dale教授創立。這是為了回應女權主義者抱怨沒有什麼可供女性學習的。他們在進行文學批評的時候，不僅是看書，也評論他們的時事。英文不僅是語言，是藝術系，是關於人文學科的。最後，我們研究人類。英文系可以而且應該超越語言能力。”

人群鼓掌，幾位教授歡呼。

“時間關係，最後一條問題。作為學生代表，你可以通過哪些方式為英文系做出貢獻？Tataraka先生。”

“我將盡我的職責促進英語的使用。作為代表，我確實認為我們需要更多的寫作比賽和辯論比賽。我很樂意向同學宣傳該活動，舉辦活動，並在之後收集回覆。我正在儘自己的一份力量，促進正確使用英語。”

“McSheen先生。”

“是的，我們需要推廣英語。但我們的部門不僅是關於語法，而是廣泛的研究。我的見解是要讓我們的研究廣為人知。我們需要宣傳我們的學科，讓外界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人們應該更多地了解翻譯。人們應該更多地了解頂尖的文化研究。我們需要一個中間人來宣傳我們的學者和有特色的學生作品。我們需要利用好流行媒體，ASMR風格的宣傳短片，讓人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樹仁大學英文系很精彩，我們要讓人知道。我們一直在這樣做，但我們需要更多的人來推廣該學系及其出色的成就。”人們為他大力鼓掌。

“辯論的下一部分是自由問答。你們兩個有 15 分鐘。準備好了就可以開始了。”

“所以，Bobby，” Alex先說，“你的口號是讓英文系再次強大。為什麼英文系對你來說不是很強大呢？”

“簡單而言，Alex，英文系沒有做英文系應該做的事情。我們是英文系，我們會正確使用英語。如果英語本身沒有用錯，我們就不用學了。我們在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上浪費了太多時間。”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們只需要文學和語言學？”

“是的。我們是英文系，我們學習英語，我們正確地學習英語。”

“但這裡我們應該學到的不僅僅是語言。語言只是我們的外顯表達，英文系是人文學科的一個分支，我們學習人類，了解人類。我們有翻譯研究，因為翻譯可以超越語言交流。當源文和譯文之間存在差異時，我們會探討原因。差異通常來自語言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我們有文化研究，因為我們了解性別和種族，這對我們來說很實用。甚至我們的語言學課程也涉及社會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即語言如何在人類中發揮作用以及人類如何看待它們。是的，語言很重要，它是媒介。但只有通過多元學習，我們才可學習了人類的一切。” 人們鼓掌。

“不去學習正確的語法而是去學人類學不是太不切實際了嗎？”

Bobby問。

“相反，在大學層面學習正確的語法是多餘的。看，我植入了一個電子大腦，我可以隨時搜索信息，如果我願意，還可以自動糾正文法。隨著這些技術的普及，每個人都可以搜索文法時，為什麼我們要學習文法呢？此外

，即使缺少一個 s，它也不會阻止我們傳達我們的信息。Bobby，你讀過莎士比亞嗎？”

“這是我最喜歡的幾本書。”

“但很難閱讀，語言也很古老很奇怪。你喜歡此書不是因為語法正確，而是因為你喜歡這本書的信息。這對我們英文系的學生來說很重要。我們研究的是背后的信息，而不是表面的語法。”

Alex 繼續說，“你在這裡說少了一件事，Bobby，課程中的非人類也很重要。為什麼這些值得我們關注？這是作為人類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是這個世界最重要的部分。看，即使是語言也有兩個方面，隱喻和符號學。人類使用語言作為隱喻。動物、外星人和人工智能等非人類有自己的表達方式，可以視為符號學。幾年前，這些可能只是學術討論。但是今天，我們到處都有非人類。我們的前系主任有心臟植入物，他是一個半機械人。我也不完全是人，站在這裡的是一個人體內的電子大腦。你Bobby，不是來自這個世界對嗎？[Bobby: 對] 研究非人類，研究他們……我們，就是正在與世界同步。”人群大聲鼓掌，王教授起立鼓掌。

Bobby頓時沉默了。

“這是一個問答環節Bobby，你也有問題要問我嗎？”

“我欣賞你的理論。不過，你要為我們的同學考慮。去年，30%的畢業生成為教師，主要是英文教師。如果我們不把英語當作英語來教，我們如何滿足他們的需求？”

“那剩下的70%呢？僅僅完善語法可能對他們沒有多大幫助。相反，英文系教授一切，令我們可以關心人類並受到啟發以自己的方式做出貢

獻。我們不止可培訓教師，而是為每個人提供知識。這就是讓英文系學生受益的方式。”他的演講以計時器的嗶嗶聲結束。每個人，幾乎每個人都站著，鼓掌，歡呼。

“英文系學生代表的辯論到此結束。”潘博士宣布。“現在不要忘記在明天午夜之前在學校網站上投票。”

人群散去後，我戳了戳Alex問：“你是怎麼想出這麼多主意的？”

他笑著回答：“我聽你的，複習了王教授的課。”

第二天早上，我們去研究大樓的助教辦公室拜訪 Eric 並討論我們的論文。

Eric 拿著我的書說道，“所以，是的，我喜歡你以生物符號學分析唐詩中的漢字的想法。你可以想想你的論文並構建一個大綱。順便說一句，恭喜Alex。”

“恭喜我什麼？”Alex很困惑。

“投票，”他向我們展示了他的電腦顯示器，“我借了一個賬戶來獲取這些數據。現在，在英文系總人數 50% 中，你獲得了總票數的 70%。這是肯定的勝利。”

“看，我告訴過你你會打敗Bobby，”我祝賀Alex。

“對。但是作為學生代表我該怎麼辦？我現在應該怎麼處理Tales教授？”Alex說

“好吧，看來我們都錯怪了Tales。Jonathan，記得那天早上我們看到他和孫教授去吃早餐嗎？”Eric對我說。

“是的。所以呢？”

“嗯，這證實了我的猜想。Tales不是我們要對付的教授。根據學校的文件，這是孫教授的計劃。高層領導人一直想抹去KY。現在他們已經任命Tales為系主任，他們終於可以如願以償了。”

“你的意思是學術副校長孫教授是幕後黑手？”我問。

“不然你覺得Tales，公開大學副教授，法律和商業系的兼職講師，剛上任系主任幾個月，就能在系裡進行如此大的變革？”

“他一直都是棋子？”Alex問。

“作為一名助教，我看過一些文件。整個系的改革提案都是Tales寫的，但是有孫教授的簽名。所以，是的，Tales只是一個棋子。事實上，這也發生在幾個學系。老教授即將退休，學校聘用不合格的人當棋子。”

我們都沉默了。

“這是Deep State男孩們。奧丁不助我也。”

第二天，學生代表選舉結果出來了。孫教授宣布，由於各種原因，選舉已經取消。學生代表一職由各系學會副會長擔任。這樣的消息讓房間裡一片死寂。很難看出Bobby的反應，但Alex很失望。

“經過所有這些，仍然沒有成功，”他指責道。

我說，“這不是完全的損失。至少你可以為學系發聲。請記住，至少有35%的人支持你。”

“是的。這激勵了我。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繼續前進。克服一切困難。
面對所有的困局，” Alex說。

“嗯，困焗，又困又焗。” 我看著Bobby。

Bobby 看著我們，“困焗關我甚麼事？”

“嗨，Bobby，”我們同時說話，“你能不能打開窗戶，我們要透透氣！”

“不！” 窗口怪人回答。

初撰於 2021 年 8 月 6 日

譯於 2022 年 4 月 8 日

By The Sapient Sabre